

草原部落 · 名报名刊精品书系 — 贺雄飞 / 主编

《北京文学》 随笔纪实精品

# 今日思潮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草原部落 · 名报名刊精品书系 — 贺雄飞 / 主编

# 今日思潮

《北京文学》 随笔纪实精品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今日思潮:《北京文学》随笔纪实精品/贺雄飞编. - 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0.1

(“草原部落”名报名刊精品书系·贺雄飞主编)

ISBN 7-80626-489-2

I. 今… II. 贺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1645 号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北京市龙华印刷厂印刷

---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0 486 千字

2000 年 1 月 第 1 版 2000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 册

ISBN 7-80626-489-2/G·209

---

定 价:30.00 元

## 酋长话语

一次精神上的会餐胜过十次物质的盛宴。

——贺雄飞

—

近几个月是我精神上最苦闷无助的日子，是我出版生涯最彷徨无聊的时光，即使是“草原部落之夏笔会”的热闹和陪钱理群先生俄罗斯之行的愉快也没有使我摆脱这种感觉。各种风雨扑面而来，让我畏畏缩缩，试图以消沉和躲避去苟且偷生。钱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鲁迅先生从来都反对赤膊上阵的勇士，人生是要有策略的，只要守住精神的底线就行了。一要生存，二要温饱，三要发展。”另一位年轻朋友也说：“知识分子是一群候鸟，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就集体在天空翱翔，当冬天来临的时候就飞往南方，等待下一个春天。保重吧，酋长。”秦晖先生则说：“草原部落之所以深受爱戴，就因为自己在严冬的呐喊，如果成了候鸟，那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”是啊，没有啼血的布谷，春天会自动来临吗？

真正令我害怕的一幕发生在中秋节晚上，一个绰号叫“屠夫”的警官和我第一次遭遇。“屠夫”五大三粗、凶神恶煞，几次约我谈话我都回避了。后来形势日趋严峻，

4/12/07

实在是无法逃避，我被迫单刀赴会。一进门，“屠夫”瞪着我足足两分钟没有说话，一开口“吓”出我一身冷汗：“你以为我是警察就没有头脑了吗？你以为躲避和退缩就能解决一切？想找你，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能找到你。但是，鉴于近期草原部落及其同仁的丑恶行径，我实在忍无可忍、不得不说。中国需要的不是机会主义，不是燕子，不是麻雀，不是口头马列主义，你们的退缩真令我寒心啊！当然，应该忏悔和咀嚼耻辱的不光是你们，也包括我自己。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悖论：于私，我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爸爸；于公，我是一个合格的警察，我工作上兢兢业业，从来都不出去吃喝嫖赌，从来都不以权谋私，我以我微薄的力量维护着一方的安宁和公安人员的形象，但是残酷的现实又不得不让我深深地失望和自责。自从遇到‘草原部落’，我多少个夜晚挑灯苦读，人说‘男儿有泪不轻弹’但是我已经哭过几回了，你们让我在漫漫长夜看到一丝微光，可惜的是这一丝的微光也即将熄灭。我现在的精神世界里不仅仅是失望，而是完完全全地绝望啊！”

这一番话让我震惊了，眼泪也唰地就流下来了。“屠夫”接着说：“我克制不住自己的苦闷和痛苦，才迫不及待地想和酋长谈话，绝无恶意，让我先敬你一杯，为了明天！你说草原部落快要死了，我说还不配叫做‘死’，死是壮烈的，我说草原部落堕落了，而这堕落绝不是酋长你一人，而是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，也包括我自己……。”

我仿佛遭了当头一棒，停杯投箸不能食，拔剑四顾心

茫然……

## 二

正在我痛苦地徘徊过程中,“名报名刊精品书系”浮出水面,它是我进退之间的砝码。当时有人泼过凉水:再糟糕的原创作品也比再高明的剪刀加浆糊强,“名报名刊书系”是高明的剪刀加浆糊,这套书上没有学术价值,下不会受读者欢迎,因为这些所谓的‘名报名刊’的发行量微乎其微。我自己当然信心十足,我认为这套书系是“精品中的精品”:其一,对于刊物本身来说,由于是阳春白雪,所以才发行量小,那就很有普及的必要,普及的过程既是读者检验刊物水平的过程,也是刊物适应读者口味的过程,无论成功和失败都很有意思。高高在上、板着面孔说教,迟早要被市场淘汰;其二,对于读者来说,许多刊物的名称都是第一次听说,那么就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些刊物,全面了解一下90年代以来中国高品位的人文期刊的动态。刊物发表文章是一个过程,草原部落筛选“名报名刊”是一个过程,主编精选“书系”文章又是一个过程,三个过程就奠定了这套书是“精品中的精品”这一定位。实践是检验策划的唯一标准。《风雨敲书窗》、《边缘感觉》、《边缘思想》、《边缘纪录》、《守望灵魂》一出版就大受欢迎,证实了我的策划。那么,《世纪论语》、《今日思潮》、《思想的时代》就无需赘言了。

值得向大家推荐的是,除了“黑马文丛”、《历史的先

声》外,还有“知识分子文存”——钱理群、朱学勤、秦晖、徐友渔四位先生的文章一定要读。“休闲文丛”中《掌心化雪》、《另类童话》、《无家可归》也值得一读。另外,“民间思想者文存”也即将启动,希望大家继续关注。

“草原部落”做的是书的创作策划工作,是灵魂的生意,真诚希望下一个世纪每一个人都心智健康。心智健康了,就会少说蠢话、少办蠢事,就会减少凶杀、暴力、战争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,那时中华民族才真正有希望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,晚安中国。

雄 飞

二十世纪末于草原

部落·静思斋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／永远的五月

- 3 徐 晓 永远的五月  
27 曹文轩 柿子树  
35 舒 平 畸婚  
46 邹静之 女儿的作业  
51 半 岛 眺望白银时代的星空  
63 刘 齐 老艾访华  
86 古清生 流浪京都：外省人的辉煌与幻灭  
108 金 辉 百年黄河  
138 杨晓升 中国科技忧思录

## 第二辑／遗失的日记

- 205 张抗抗 遗失的日记  
214 林 希 恩怨  
235 陶 正 我本随和  
243 赵毅衡 人体孵蛋  
253 舵 儿 自杀研究  
273 林斤澜等 文革中的我们  
315 刘乃元 遭遇革命大学

### 第三辑/知识分子

- 337 钱理群 鲁迅与 20 世纪中国
- 350 邵建 “枭鸣”的猫头鹰  
——知识分子肖像
- 356 夏中义 谒吴晗书
- 380 夏中义 谒闻一多书
- 417 李陀 丁玲不简单  
——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
- 436 徐友渔 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 
——理解哈维尔
- 450 崔卫平 信仰生活
- 461 余杰 我们选择什么,我们承担什么?  
——从昆德拉和哈维尔谈起
- 467 附录:  
(捷)瓦茨拉夫·哈维尔 无权者的权力(节选)

### 第四辑/今日思潮

- 483 余世存 我们对于饥饿的态度
- 499 萧夏林 思想解放三人谈
- 514 刘再复 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
- 566 本刊编辑部 我们要好看的小说
- 573 何家栋 断尾巴的蜻蜓
- 584 黎鸣 戊戌百年祭  
——圣人精神的最后一次闪光
- 602 陈平原 五月四日那一天
- 628 后记

第一辑

# 永远的五月



## 永远的五月

□徐 晓

深秋,我终于为丈夫选定了块墓地。陵园位于北京的西山,背面是满山黄栌,四周是苍松和翠柏,绛紫和墨绿色把气氛点染得凝重而清远。同去的五六个朋友都认为这地方不错,我说:“那就定了吧。”

我知道这不符合他的心愿,生前他曾表示希望安葬在一棵树下。那应该是一棵国槐,朴素而安详,低垂着树冠,春天开着一串串形不卓味不香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色小花。如果我的居室在一座四合院,我一定会种上一棵国槐,把他安葬在树下,浇水、剪枝,一年年地看着他长得高大粗壮起来,直到我老,直到我死……

然而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在如今已成为死者的奢望,那么就把遗憾再一次留给自己吧,我在心里说:“郢英,对不起……”

人活在世上到底需要承受多少遗憾才算了结呢?活着,就一定会有明天有下次,有弥补的机会和方式,死了,剩下的就只有遗憾——一切肤的遗憾。

然而,我必须跨越生与死、男人与女人、过去与现在的界限,重新翻阅他人生的全文,咀嚼它,品味它,不管那会使我怎样地痛苦和心酸,除了面对,我别无选择——这是一个男人能够留给一个女人的全部财富,这是一个父亲能够留给一个儿子的真正遗产。

和周郢英第一次见面是在1978年冬天,那年的北京发生了许多事情,其中包括诞生了一份不仅对于文学意义重大的文学刊物,

因为这份刊物，一些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聚在一起。那天他戴一副秀郎框眼镜，穿一件旧得说不清颜色的大衣，围一条小方格围巾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胡子，两腮光光的，唯独下巴底下留着，开始我以为那是现代派的标新立异，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太瘦不好刮，有一次住院，护士们因此给他起外号“老山羊”。

以后，为了办那份文学刊物，我们经常见面。他几乎每天下了班都去，每次总是带来切面或烧饼。大家都很穷，没有钱买肉，他做的素面总是大受欢迎。有一次芒克的女朋友毛毛病得很重，什么也不想吃，只闹着要吃他做的热汤面。男人们经常一起喝酒，经常有人喝醉，免不了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洋相。他的酒量与芒克、黄锐、黑大春这伙人相比并不逊色，但他从不喝醉，和许多号称酒鬼、酒圣、酒仙的人在一起，他从来没有醉过，总是像个老大哥扮演收拾残局的角色，然后，把喝醉的人送回家，或是坐在马路上听酒后真言酒后胡言，直到深夜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。那些日子，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去印刷装订我们的杂志，条件虽然艰苦，做自己喜欢的事大家都觉得很神圣。夜晚，我们再转移到另外一个房子大一点的朋友家去聚会，来人不管相互是否认识，都可以在那里朗读自己创作的小说、诗歌、剧本，有时候也朗读名作。在那里，我读到了叶甫图申科、帕斯的诗，知道了法国女作家玛格莉特·杜拉的名字，读了她的短篇小说《琴声如诉》，并因此而对她崇拜备至。

那个星期天的午后，阳光淡淡的，懒懒的，被那个凌乱、破败的院子分割得支离破碎。他站在午后阳光下，细长的腿由于内八字脚而略微有点弯曲，脚下是一双旧得没有一点光泽的皮鞋，茶色裤子的裤角磨出了毛边，下巴的胡子长长的，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。当时他在和谁说话，说什么我已不记得，但我记得他的姿势和表情，两臂抱在胸前，冷峻，若有所思——这是他的常态。

在他死后这些漫长的日日夜夜中，我曾竭力回忆我们相识以

来共同度过的日子,有许多细枝末节都淡忘了,唯有他的形象、姿势、动作、表情会从记忆中凸现出来,挥之不去;有时候不经意时,他会突然向我走来——推着那辆叮铛乱响的破车,慢悠悠地向我走来;挎着那个破旧的黄书包,一肩高一肩低地向我走来;穿着那件草绿色派克式大衣,步履沉重地向我走来……冷峻而若有所思。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,他的呼吸甚至他的气味,那种感觉是无法形容的。每当这时,我会反省以往把“绝望”这个词使用得太轻率……

就在那个星期天,他站在午后的阳光下,就在午后的那一瞬间,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:如果我愿意,他一定会爱上我,我一定能让他爱上我!

这个念头使我得意,更使我吃惊,因为当时我已另有所爱,他也正被大家说服着,成全另外一个女孩的恋情,更何况大家私下里还在议论关于他曾经因为恋爱而自杀的传奇故事。几年以后我们才真正恋爱,又过了几年我们才结婚,这中间一波三折险象丛生,但最终我们毕竟走到了一起,毕竟生下了我们的儿子。我们共同经历了短暂的欢乐和长久的战争,经历了爱的幸福和与之俱来的恐惧,经历了生的期待和与此相伴的死的绝望,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周日的午后,始于偶然回首的一瞬间那个莫明其妙的念头。

一个人的吸引力是很微妙的。一次,我和画家栗宪庭从外地出差返京,他去火车站接我,握手寒暄之后很快便分手了。后来我和栗宪庭成了朋友,他对我说:“你的男朋友真棒,是个了不起的男人。”我当时吃惊地说:“你们只有一面之交啊。”以后十几年他们几乎没有交往,听说他去世,栗宪庭说:“老周可是个好人,葬礼我一定得参加。”我想,这只是一种印象,一个艺术家夸大了的直觉,但是一个男人,他之所以引人注目必有原因,肯定不是衣着,不是相貌。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,他的份量,他的独特肯定别有原因。

一年多以后,那份刊物不存在了,但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。那

时我重病在家，又刚刚经历了一次感情挫折，他常去看我，帮我挂号陪我看病。有一段时间我住在清华大学，怕我孤单，下班以后他赶到西郊再坐末班车进城。一次他打来电话让我别买饭，来了才知道那天是腊八，让我吃惊的是，他居然送来了腊八粥和包子，赶20里路用饭盒带粥，这样的事恐怕只有他这样的人才做得出。

他住在单位，家虽然离得很近，为了自在宁肯住在库房，晚上把一块木板搭在写字台上就是他的床。库房原是一座大庙，阴冷而潮湿，常有各种小动物出没，他津津乐道地给我讲过一只每晚必到，把两只前爪搭在门坎上陪他看书听音乐的黄鼠狼，并开玩笑地说：“它能和我交流，早晚会成精变仙。”

他的单位在市中心，朋友们路过时坐一会儿便不想再走，于是办公室成了客厅，下班以后常有规模不等的聚会。不管是谁他都面条一碗，一碗面条，有时外加八分钱一个的大火烧。即使喝酒，也只有二锅头、花生米、拌白菜心、水萝卜就算是奢侈之物了。鄂复明，王捷、万之、田晓青是那时候的常客，他们有时候海阔天空，国事家事天下事无所不谈；有时候话又很少，可贵在于“一切尽在不言中”的默契，彼此都觉得满足。田晓青这样描述当年的感受：“不管什么时候，也不管隔多长时间，只要见到他，喝一杯酒聊几句就觉得心里踏实，觉得世界没变。”苇岸在一篇写黑大春的散文中称他为“诗人的摇篮”，我不喜欢这种形容，这是夸大了的赞誉之词，虽然出于好意，却不符合事实。但我相信一个充满了幻想和躁动的18岁男孩的心灵，在那种娓娓的彻夜交谈中，会变得平和而安静。

这种神交似的交往成为他的生活方式，生存方式，男人与男人之间既了解并珍爱各自的优点，又了解并包容各自的弱点的友谊，成为他生活的支点，人生的事业，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结。我想，很多朋友怀念他，是因为想起他便想起那个年代，想起那个年代自己的幼稚与单纯、真诚与梦想。现在我们上哪里去寻找当年的圆

明园、丁家滩、十渡，又怎样才能促成当年那种背着瓶啤酒、带着干面包、在野外玩童年时的游戏的郊游呢？

这些人中大多原本就是我的朋友，但说实在话，我时常会产生深深的自卑，和他们相比我似乎永远走不进他的内心深处。我羡慕他与万之、田晓青之间那种不用把话说透就能相互理解的默契；我嫉妒他与鄂复明、王捷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境界；我渴求他对待大春、桂桂那种兄长似的呵护。可我俩之间却不自觉地把宽容藏起来，把完美强加给对方，从一开始就总是相互折磨。我们都很痛苦但执迷不悟。尤其我更是执着，不但他的散淡他的超脱他的深沉使我着迷，就连他的怪癖他的病体也不在话下全盘接受。很多人对于我在结婚之前就清楚他的病情表示不可思议，认为一定是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，这不是事实，事实是结婚之前我不但知道，而且已经承担了护理他的义务。直到今天，我从未认为他的身体是我们之间的障碍，不，障碍不在于身体，婚后他年年住院直到1991年一病不起，我从没为此而后悔过自己的选择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能走到一起结婚生子肯定有必然的理由，不管那理由在别人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。

1957年，他才十岁，因急腹症住进医院，手术后病理检验诊断为淋巴肉瘤，是一种比癌更加险恶的恶性肿瘤。因此手术后施行了放射治疗，50年代，我国的放疗设备和技术都很落后，一个疗程下来，把一个十岁男孩的前腹后腰都烧伤成板结状。几十年来，他受尽了放疗性肠炎和粘连性肠梗阻的折磨，为此小学和中学他分别休学一年，文革开始时，他是北京65中高三的学生。

因为身体不好，他没去农村，很自然他的家成为下乡返城的知青的集散地。同学和同学的同学、朋友和朋友的朋友、亲戚和亲戚的亲戚从山西、陕西、内蒙、东北，从兵团，从村里带来大量当地的新闻。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、亲眼看到那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和场面，但是他认识的、不认识的知青们挨整、被斗、自杀、坐牢的遭遇

使他感同身受。那些年,他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,有时候,他一连几天钻到图书馆里。高尔斯华绥、陀斯妥耶夫斯基、托尔斯泰、雨果、狄更斯对灵与肉、善与恶的揭示和剖析与当时知青们的苦闷、徬徨、失望、抗争绞绕在一起。使他如同样受到了深刻的精神洗礼。他在给一个内蒙插队的同学的信中写到:“上午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,我为他高兴,可是晚上回到家里又得知另外一个朋友被判处死刑,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。然而,又能怎样,这就是生活。”可以想象,他是以怎样的心情迎来送往,而后,又是以怎样的心情在北京独处。

1975年,他的高中同学在内蒙因为知青打抱不平,涉嫌一件命案,再加上一些反林彪“四人帮”的言论,好几个知青身陷囹圄,他积极参与了此案的上访。一个当年参与此事的同学回忆说,所有的上访材料一经他的手修改,马上变得条理清楚,而且份量加重。上访很快有了结果,北京军区马上派专人调查,案情有了重大转折,一些同学很快被释放,与刑事问题有关的也得到了从轻处理。虽然他身处北京,但他四处奔走出谋划策,对此案的解决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大家说他是个好人,他为自己创造了——或者说大家共同为他创造了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形象:在你遇到麻烦时,你第一个想到他,他有一种聚精会神地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的习惯,他顺着你的思路听你把话说完,但并不急于下结论,也不总说你爱听的,他总是试图引导你站在对手的立场上,换一个角度重新把事情审度一遍,既使是你错了,他也绝不会让你感到孤立无援;在你需要帮助时,他会把同情、理解、时间、金钱给予你,让你没有拒绝的余地;在你一帆风顺的时候,他绝不再锦上添花,许多出国的朋友每年都寄来贺卡,托人带来礼物,但他从不回复,一次也不,固执得令人不可思议。

在对他人了解不深的人看来,他不过是个热心的老好人,知道他